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11
11 April 1980

CHINESE

第二二一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4月11日星期五下午4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墨西哥)

成员国：孟加拉国

中国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牙买加

尼日尔

挪威

菲律宾

葡萄牙

突尼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赞比亚

雷·拉赫曼先生

陈楚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弗洛林先生

尼尔先生

乌马鲁先生

奥尔戈尔德先生

杨戈先生

马蒂亚斯先生

埃萨菲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曼斯菲尔德先生

麦克亨利先生

卡曼加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80-61168/A

下午6时4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赞比亚对南非的控诉

1980年4月8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878)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请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古巴、圭亚那、利比里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南斯拉夫和扎伊尔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贝贾维先生（阿尔及利亚）、罗亚·科里先生（古巴）、辛克莱先生（圭亚那）、塔布曼先生（利比里亚）、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克拉克先生（尼日利亚）、胡迈丹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和布凯蒂·布卡伊·马图朗贝莱先生（扎伊尔）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国，我收到印度代表的信，他在信中要求被邀请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

依照通常的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米什拉先生（印度）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国面前有 S/13887 号文件，载有过去几天经由协商拟订的决议草案。

第一位发言人是突尼斯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埃埃萨菲先生（突尼斯）：如果我们愿意学习，我们可以辩论的议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的一系列侵略行动不过是世界上仅剩的两个自称为具备国家条件国家强加于其邻近地区的情况的事例，这两个国家的政权都以种族优越原则和军事至上为其基础。这种致命的结合暗示秘密纵容暴力和战争。

安理会现在是熟悉这些做法、讹诈和入侵的，它们是南非和以色列所遵循的政策例行部分。这两个国家由于公然无视国际义务，所以在行动方面可以为所欲为，令人难以置信地可以不受惩处、并肆无忌惮地进行死亡与破坏的威胁，和一种新的国家恐怖主义。这种做法为某种方式的殖民主义打开了道路。对于这种殖民主义，联合国现在必须加以辨认、围堵和压制，以免它对各国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导致对抗和流血。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都似乎愿意见到这种前景，并且以最可疑的狂热在煽动。

安理会进行辩论的次数甚至还不能赶上这类侵略的次数，但却真的已使这两个政权陷于孤立，并使它们寥寥无几的盟国感到难堪。但仅仅注意到这种局势或重复其禁令和原则性的谴责，安全理事会显然并没有负起其责任。《宪章》规定有更确切有效的措施，我们的政治意识也促使我们充分自觉地负起我们应负的责任。

如果说我们必须先有事实才能确定罪责，我们可以说安理会已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因为近年来安理会经常收到许多关于南非不论在有无前罗得西亚军队的串谋下侵犯各前线国家的控诉。这类行动仍在继续，动机也相同。

因此，我们对过去三个月来对赞比亚所犯的这些新暴行并不真正感到奇怪，但国际通讯社的明显随便处理使我们感到悲痛。这些通讯社在世界另一处如此急切地评论和扩大报道次要的不愉快事件，而对天天在破坏一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安全的

(突尼斯)

暴行则很少报道。南非也当然就可以满不在乎，有恃无恐而为所欲为。

三月份开始的侵略行为升级并不是偶然的；它揭开一个更广泛和更基本的战略的面纱。首先，它显示南非政权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的勾结仅属次要，南非的计划不限于保卫罗得西亚体系。在强化其在赞比亚领土内的延长袭击和长期逗留以及建立永久性军营方面，南非正在跨过一项法律和政治界限，其意义不只关系到赞比亚。把部分赞比亚领土孤立起来，脱离中央当局的控制，南非正在使赞比亚分裂和不稳定化。这是一项更广泛计划的先头部分，仅仅从南非侵略行动的一般范围便可推算出这项计划的规模。

我们可以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赞比亚的灾难性事例中的一连串具有新特性的侵略行动看到这个战略的轮廓。

联合国在最初创立时便开始认识到一个痛苦的真理，即作为种族主义国家的邻国并不意味能够享受和平，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赞比亚的控诉使我们重新感受到这种经验。

该区域各国面对同一不可避免的敌人，赞比亚的命运更为悲惨，它经历了在邻近地区进行的四个解放战争，而现在又必须为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本身的解放而努力。遭受纳粹勒索和被纳粹军队蹂躏的一些欧洲国家无疑可以说明这种实力悬殊的情况，也许今天我们会愿意试图了解现在正在上演的悲剧。

象欧洲的纳粹主义，今天的悲剧超越了非洲的界限。因此，对我们来说，能够向联合国申诉具有重大意义。安全理事会因此负起更为沉重的责任：对我们来说，每一个词句、每一个姿态和每一次表决都是重要的。

如果安理会成员国也同样相信南非真的已对另一会员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侵略行动，安理会又将决定怎样做呢？仅仅重复原则性谴责是不够的。这样做肯定无法补偿赞比亚共和国遭受的损失和摧残，也不能保证以后不发生这种侵略。要南

(突尼斯)

非撤退军队的要求无法保证南非会这样做，也保护不了赞比亚将来免受侵略。

仅仅回顾我们过去一些保证和平发展条件和一切邻近国家安全的决议是不够的，特别是对刚刚经历了长期战争的津巴布韦来说是不够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南非的这项以军事造成不稳定化的策略，津巴布韦仍然害怕会发生进一步的流血。

联合国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交往的经验表明，任何决定，如所根据的是该政权在国际社会里具有一个负责任国家的特性的纯粹臆想，那是毫无用处的。就纳米比亚而论，南非经常违反国际法，又利用它来作为侵略安哥拉和赞比亚的基地。南非侵犯各前线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和维持种族隔离政权——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都是足以说明南非政策的好例子。

南非政权没有理由会遵行联合国所决定的任何措施，如果这项措施所依据的基础仍然象以往一样，容许南非自己可以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并让它可以无限期地继续犯同样的罪行和违反同样的法律。显然，南非政权的经济活力和军事安全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除非安理会全体成员国明确同意使任何决定具有《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某种约束性制裁办法，简直没有希望能对该政权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

基于希望至少找到一些足以确保南部非洲人民和整个非洲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的初步解决办法，我们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会一致响应赞比亚的呼吁，使其领土免受一切侵略，而且安理会将为此采取联合国《宪章》给予充分权力的必要有效措施。

作为第一个姿态，我们予期南非的盟国除了对一项正式决议在原则上表示一致外，还对目前在赞比亚的驻军的立即撤退作出贡献。安全理事会将一次又一次地开会讨论南非的侵略。如果我们的努力真正能反映我们各自的信念，我们将能更客观地衡量我们的一致意见的影响。

突尼斯代表团要向赞比亚兄弟人民及其在安理会的代表，卡曼加先生表达我们在这个困难和充满考验的时候的团结感。我们要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反抗和沉着的决心得到所有正义人士的坚定支持，他们可以相信，正义和真理必将得胜。

乌马鲁先生（尼日尔）：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对你杰出地在联合国代表英勇的墨西哥国表示钦佩。大家都熟悉你作为政治家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的素质，因此我也不必多讲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定必胜任愉快。请接受我们的祝贺，我国代表团完全保证将继续坚定和热情地工作，积极而充分地和你合作。

既然我终于获得发言的机会，我要说我们十分赞赏牙买加姐妹共和国米尔斯大使在担任三月份主席期间所表现的机智和智慧。愿他接受我国代表团对他的献身服务和他对安全理事会的巨大贡献表示感激和祝贺。

鉴于今天在南部非洲前线出现的严重情势，我对于过去几个月来南非几乎每天执行损害赞比亚的蓄意破坏和造成不稳定的政策，并且一再对赞比亚姐妹共和国采取杀气腾腾的行动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

尼日尔代表团欢迎赞比亚共和国中央委员会政治和法律委员会主席卡曼加阁下来到这里，他列举了各项事实。卡曼加阁下提供的事实很有启发性；表明南非无可否认地预谋采取残酷的行动。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不满足于其毫无人性的行为和肆无忌惮地使南非黑人成为殉难者，野蛮地攻击邻近国家爱好和平的居民，阻止他们在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下义不容辞地捍卫不幸的纳米比亚国的正义事业和尊严。尽管有国际社会的禁令，南非继续对纳米比亚进行非法的、压迫性和苛刻的殖民统治。今年一月至三月间，南非仅仅对赞米比领土就连续采取了约20次行动；南非在赞比亚领土内挑衅性地结集其恐怖部队，明目张胆地侵犯赞比亚的领空，对旅客和村民多次进行武装攻击，打死或严重打伤了男女和儿童数十人，又造成无法计算的破坏，使赞比亚经济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这足以说明赞比亚人民遭受的苦难，他们还要忍受道德上的损害和巧妙地在这个地区维持的不安，其中一个后果是对居民的经济打击。

(尼日尔)

因此，尼日尔认为迫切需要结束这些恶劣行径；迫切需要以不妥协的法律和世界舆论制裁南非，使法律发挥力量。不管代价有多大，迫切需要使纳米比亚获得自由，因为事实证明，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这个区域恢复和平。但安慰勇敢的赞比亚人民也是极为迫切需要的，要支持赞比亚人民继续帮助纳米比亚及其人民和政治组织，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这个组织高举尊严和自由的火炬——归根到底，这是联合国宪章的口号。

作为世界稳定和国际和平的保卫者，我们无权容忍南非如此公然在该区域造成不稳定的行动，让它继续蔑视联合国宪章和干扰那些正在为团结人类的神圣理想的胜利而战斗，为各自本国的发展而工作的邻国。

这就是为什么尼日尔要请安理会要求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立即撤退在赞比亚领土活动的所有南非军队，停止一切侵犯赞比亚领土完整的行动，和严格尊重赞比亚主权的理由。安理会应该坚决谴责南非这些挑衅行径，庄严地警告它，如果它继续这样做，将会被认为是对本组织的进一步蔑视，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制裁，包括适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表达我们同赞比亚兄弟人民的完全团结，我们在这里请赞比亚代表相信我们的同情，和在面对这些使人悲痛的事件时，接受我们的支持。

主席：谢谢尼日尔代表对我本人所说的极为友好的话。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又一次——这不知道已是第几次——不得不审议南非侵略赞比亚的问题。赞比亚是一个同苏联有友好关系和互相了解的国家。

我们欢迎卡曼加先生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和法律委员会主席卡曼加先生代表他本国所作的发言极具说服力地列举了各项事实。这些事实和其他国家代表在发言中列举的事实都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这又是一个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公然侵略一个非洲独立国家的问题。这

(苏联)

是对南部非洲各邻国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又一次令人信服的证实，这项威胁的存在，是因为有侵略性的和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

南非种族主义者对赞比亚进行侵略，经常侵犯赞比亚的边境；他们轰炸赞比亚的居民区，毁坏桥梁，夺取赞比亚公民的财产，破坏赞比亚的物质资源。这种武装干涉使平民和儿童成为牺牲者。南非飞机天天侵犯这个和平独立国家的领空。种族主义者的军队占领该国不同地区达几个月，使这些地区同赞比亚其余部分分离和隔绝，并且已不再能向这些地区的人民供应粮食。南非这些侵略行为的规模证实它们已被提升到南非种族主义者对赞比亚的官方政策的高度。

南非种族主义者对赞比亚的侵略行动是比勒陀利亚在其西方保护者支持下采取的一连串行动中的一个环节，目的在于制止或至少减慢南部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进程；他们甚至试图扭转局势，使南部非洲人民退回到新殖民主义的道路。

安全理事会几乎经常要审理比勒陀利亚政权侵略一个或另一个非洲独立国家的事项。去年安理会两次审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对南非的控诉，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者预谋、蓄意和不断地武装入侵安哥拉，明目张胆地侵犯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所周知，安全理事会要求南非立即停止其挑衅和入侵行动，要求严格尊重安哥拉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可是，事实表明南非继续执行对赞比亚、安哥拉和其他邻国的侵略政策。它不仅继续执行这项政策，而且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地组织对邻近非洲国家的攻击。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侵略行动特别着重于施展花招，以阻碍纳米比亚人民在其政治先锋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领导下取得真正自由和独立。南非政权和种族主义者非法使用他们所占领、而事实上是由联合国直接负责的纳米比亚领土来对邻近国家进行袭击。种族主义者正把纳米比亚变为攻击安哥拉、赞比亚、博茨瓦纳和其他非洲独立国家的桥头堡。南非当局无疑打算巩固它在纳米比亚的地位，以便可以继续其罪恶活动，使这些邻近国家的局势不稳定，迫使它们放弃朝向社会进步的道路谋求发展和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

(苏联)

一直到最近，南非积极援助和支持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尽力阻挠津巴布韦的爱国力量取得胜利。 这项努力失败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仍然不放弃直接武力干涉津巴布韦事务的计划。 南非在这年轻国家的边境上集结了军队 22,000人。 正如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先生所说，并非所有南非军队都已撤离津巴布韦。 比勒陀利亚公开威胁说，如果南非当局认为津巴布韦的政策“危害南非安全”，南非会使用武力。 因此，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在欢迎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胜利时，促请注意对津巴布韦独立的持续威胁，并且非常坚决地提出警告，都不是偶然的，它警告说，非洲国家

“不能容忍任何方面对这个年轻国家的任何干涉。 如果津巴布韦的独立遭受任何威胁，非洲将会竭尽全力支持津巴布韦人民。”

南非对其邻近独立国家继续执行侵略政策，力图以军事方式来保持它对南部非洲的控制。为了达此目的，也就是其内外政策的要点，南非正在准备进行战争，并对邻近国家和非洲各民族解放运动采取侵略行动。 过去几年来，南非武装部队增加了三倍，现在士兵人数已达二十五万人。 拨用于军事方面的资源因此必须不断增加。 南非这个财政年度的军费达 20 亿美元。 为了维持其统治，种族主义者无所不用其极。 鉴于南非正在建立核子设施的报道，南非前新闻部长的下列发言特别使人产生不祥的预感：

“如果我们遭受攻击，危害到我们的生存，则我们将不受任何限制。 我们将使用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不管是什么资源。”

人们都知道，南非种族主义者认为在非洲传播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思想就是威胁到南非，或更确切地说、威胁到南非种族隔离的罪恶制度的存在。

毫无疑问，事实上南非种族主义者如果没有西方的支持，主要是美国、联合王国及其他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组织）成员国的支持，根本不可能持续攻击各非洲独立国家如此的久并不受惩罚，也不可能漠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如此众多

(苏联)

的决定。 帝国主义国家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公开和隐蔽支持是不足惊怪的，因为那是基于根深蒂固的共同利益。 南非是矿物原料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西方黄金的主要来源。 由于对当地非洲劳工的不人道剥削，有色金属、稀有金属、铀和钻石都提供了巨大的利润。 仅仅在1978年，南非就向美国供应了价值20亿美元的金属和矿物原料。

帝国主义力量正在尽其所能地保持它们在世界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利用南非种族主义领导人来达到这个目的。 南非在这个基础上获得种种援助，即使在联合国也是如此，西方国家经常阻止通过载有制止南非侵略政策的有效措施的决议。

苏联在联合国的活动中一向同其他社会主义和进步国家一起执行和继续执行一贯的政策，其所根据的原则是为彻底消灭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任何残余力量，和为所有人民，包括南部非洲人民实现决定自己前途的不可剥夺权利而进行斗争。 苏联遵循这项原则立场，支持赞比亚反对南非侵略和对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其他侵犯的斗争。

我们同意各非洲国家代表的看法，即南非持续地、甚至更为频繁地侵略赞比亚，都构成对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苏联代表团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者对赞比亚的侵略行径，并且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不仅非常严厉地谴责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而且事实上应迫使南非立即停止侵略赞比亚的行动，并尊重该国和其他非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为此目的，安全理事会应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采取强制性的措施。

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国）：我们已密切注意地听取了赞比亚代表卡曼加先生阁下的发言。他来纽约这里出席会议更是显示出安理会现在讨论的问题迫切而严重。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所进行的大量挑衅和劫掠是我国代表团深切关注的一个问题，不仅是因为这些行动是由来已久的对赞比亚进行的预谋侵犯和侵略的一部分，而且实际上对其他前线国家也是如此。

因此，在过去几年中已累积了不少证据和事件，显示南非武装部队从空中和地面越过赞比亚边界，杀戮、劫持、拷打、拘禁和骚扰无辜平民；建立营区、路障和其他监督办法；任意破坏财物，着重于基础结构的损毁，其目的是要破坏交通路线，使正常生活陷于瘫痪。

但是我们今日所见的是这些侵略行为的日渐增强，包括在纳米比亚境内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以及南非部队继续驻留在赞比亚领土。这里提出的事件的真实性以及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危险及其指向的目的，都是无可怀疑的。

因此，今天的问题不仅是对一个主权国的领土统一与完整的明显侵犯，或明目张胆地颠覆其政府，恐吓其人民，今天的问题显然超过了这个范围，同影响整个南部非洲的未来以及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事态是不可分开的。

无疑南非侵犯赞比亚、安哥拉和其他前线国家的行动是种族主义政权为保存其过时的白人优越地位和全球都指责的种族隔离措施的最后的顽固行动。在我们准备庆祝津巴布韦的独立并同该国人民一起欢庆该国经历了痛苦的骚乱、艰困、英勇的斗争和牺牲之后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刻，所有的目光现在都逐渐集中在完成纳米比亚的解放过程。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压制，对所有寻求和平解决的企图的推诿，和对这块国际领土的军事和种族主义控制的加强，使它无可避免地要侵略纳米比亚的邻邦，尽管后者已自行克制与忍让。

我国代表团要借这个机会特别向赞比亚政府和人民以及其他前线国家致意，通过它们本国人民的重大牺牲和自我剥夺，它们对促进南部非洲的解放过程，作出了

(孟加拉国)

独特的贡献。 面对着国际社会坚决而持续的支持和声援，比勒陀利亚政权现在正疯狂地企图保存它的最后堡垒和剩余的据点。

面对南非的持续侵略行为对和平与安全造成的明显威胁，安全理事会必须负起它的责任。 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明确宣布谴责这些对赞比亚的无缘无故的激烈行动，并要求南非停止这种侵犯，撤出所有侵入赞比亚领土的军队。 安理会应明确表示，如果这些侵略行为继续下去，就只能由安理会按照《宪章》的规定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

奥尔戈尔德先生（挪威）：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很高兴见到你，作为一个同挪威有最友好关系的国家，墨西哥的代表，来主持我们本月份的会议。

我也要向牙买加的米尔斯大使致敬，在三月份中，他一直最干练地处理安理会的事务。

已有人在安理会上对于南非侵犯赞比亚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表示严重关切，挪威政府也同样感到关切。 我们曾经并仍然希望，津巴布韦人民即将获得真正的独立，这将能为南部非洲的所有各民族带来一个新纪元。 在这段期间，该地区的所有各民族将必须加速完成走向独立自决的过程。 若要使这个过程和平地完成，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必须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南非对赞比亚领土和领空的侵犯显然是侵犯了该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此外，南非在赞比亚境内的继续留驻也是干涉了赞比亚的内政，违反了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 挪威政府谴责南非在这方面的行动，并呼吁南非撤出赞比亚领土，不再侵犯该国主权。

如果南非能不再拖延，同意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计划，那就可以大大地加速南部非洲处于少数统治下的各民族达成真正的独立和自决。 执行联合国的计划将保证纳米比亚能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并增加整个地区的安定与安全。

(挪威)

挪威代表团将投票赞成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 我们这样作，是因为4月10日鲁宾·卡曼加阁下清楚地向安理会指证的事态，不仅对赞比亚，而且对安理会，都是不能容忍的。

由于津巴布韦快要得到它应得的，经过长期斗争而争取到的独立，包括赞比亚在内的各前线国家也应当能够享有和平的果实。 津巴布韦代表着和平解决与谈判解决国际冲突的胜利。南非也应从这里获得教训，即对邻国继续不断的侵略行为将使该地区目前的局势严重地复杂化。 现在应该是通过所有有关各方以新的决心与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南部非洲其余的问题的时候。

主席：谢谢挪威代表对我的夸奖。

马蒂亚斯先生（葡萄牙）：主席先生，首先我们要热烈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 我们特别欣慰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因为你具有杰出的品质，既是一个干练的外交家，又是一个同葡萄牙一直维持最友好关系的国家的代表。

我们也要向牙买加的米尔斯大使致敬，他以我们众所公认的智慧、知识和经验来主持我们三月份的审议。

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及法律委员会主席卡曼加先生向我们提出的关于赞比亚西部省份局势的报告，实在令人非常忧虑。 一个前线国家的国界和领空再度受到侵犯，并遭受生命和物质的损失。 国际社会不能再无视于南非最近的这些侵略行为或赞比亚人民的痛苦，我们要在此向赞比亚人民表达我们至深的同情。

我们和所有已经在安理会上发言的人一样，对于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受明目张胆的侵犯，表示关切和悲痛，这种侵犯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最严重的违反。

由于罗得西亚问题的解决和在该国举行了自由公平的选举，国际社会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南部非洲人民仍然面临的问题，至少有一部分能够很快获得解决。不

(葡萄牙)

幸的是，正如这次辩论所显示，这些期望并未完全实现。 因此，我们敦促南非政府不要再继续制造象我们今天所要应付的情况，而要遵守安理会的各项决议。 我们觉得，充分遵从我们即将表决的决议草案所再度表达的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意见，最符合南非的利益。

主席：谢谢葡萄牙代表对我的夸奖。

扬戈先生（菲律宾）：主席先生，我要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的主席。 我们毕烈欢迎你担任主席，因为墨西哥和菲律宾从十七世纪开始就已有友好联系，当时我们的共同殖民统治者的大帆船，千里迢迢地从阿卡普尔科到马尼拉，给我们带来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建立了目前的密切友好的关系。 我们也一直在这个基础上，合作无间，努力从事国际和双边的任何事项，以满足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安理会幸运地能够特别由你来担任本月份的领导，由于你的外交和政治手腕，安理会在你主持之下应该能够对它本月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采取迅速而明确的行动。

我也要祝贺你的前任，牙买加的唐纳德·密尔斯大使，他从容而镇静地带领着我们渡过我们上个月所面临的危机。 密尔斯大使来自象菲律宾这样的岛国，但他对上个月的任务的处理，却显示出一种全球的观点，这为他和安理会都带来好处。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最令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烦恼的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至今不能解决，不是因为联合国缺乏果断，而是因为有关当事者，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无视于这个世界机构的决定。 结果我们背负了南部非洲的一个严重问题；国际社会继续尝着猖狂无羁的种族主义政策的苦果，而非洲受殖民统治人民的解放和非殖民化的过程仍然不能完成。

我国代表团相信，目前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合时代潮流的种族隔离政策，这是一种特别恶毒的种族主义制度化的形式。 我们面前的这个特殊事例，虽然是种族主义所产生的累犯行为。 除非消灭了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现象，否则在种族主义普

(菲律宾)

遍肃清之前，我们可以预期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会继续下去，我们可以预期邻近的国家——赞比亚、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等前线国家——会继续因种族隔离政权为了颠覆它们以及为了阻挠联合国为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所作的努力而采取的行动而受害。

可恨的是，赞比亚在遭受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与南非串通下所施加的凌辱后，竟然这么快又遭到了如此蛮横的侵略。虽然赞比亚和其他前线国家已无须再受南罗得西亚的劫掠，令人痛惜的是，赞比亚竟然又再度遭受一连串的新侵犯，这次是来自南非，经由纳米比亚，而纳米比亚本身也是比勒陀利亚少数政权的非法占领的受害者。就如南部非洲的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现在应该是赞比亚获得和平发展的机会，免受外在的干涉和侵略的时候了。

国际法院，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以及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都宣布，南非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就是这种非法占领使得南非能够对赞比亚进行毁灭性的蛮横侵略暴行。令人觉得讽刺的是，赞比亚是发挥带头作用，使兰卡斯特新协定圆满成功并结束津巴布韦少数统治的一个当事国，现在却受到另一个少数政权的惩罚。

这个问题不仅对赞比亚非常重要，而且对国际社会也非常重要，因为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和法律委员会主席卡曼加阁下来此出席会议，也特别显示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已用文件证实南非对赞比亚西部省的侵略所造成的破坏、损害和死亡。这些对赞比亚人民所犯的罪行就象去年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对赞比亚所犯的罪行一样。结果是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455(1979)号决议，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由挪威代表佩尔·阿森先生担任主席。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出侵略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害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也听取了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声明，强调目前罪行的严重性。我们也收到各前线国家和纳米比亚的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关于南非部队在它们领土境内和在纳米比亚所犯罪行的报告。由于这些罪行，这些国家已遭受悲惨的伤害；它们的经济受摧残，它们人民的日常生活也遭到破坏。为了忠实遵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它们必须忍受重大的牺牲。

(菲律宾)

对秘书长的呼吁，菲律宾已毫不犹豫地响应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在许多场合提出的为减轻赞比亚和其他前线国家人民的苦难而提供援助的要求。 我们也同样充分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为实现民族意志，争取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而进行的斗争。 为显示菲律宾对纳米比亚的独立具有诚挚而坚决的信心，菲律宾于1979年3月接待了纳米比亚的管理机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所派遣的一个代表团，结果还发表联合公报，表明对纳米比亚人民事业的支持。 为了同样的目的，我国政府一直不断地每年捐款给所有各种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包括卢萨卡的纳米比亚研究所基金。

无可置疑的确切证据显示出，南部非洲的一个和平的不结盟国家已遭受侵略。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再次违反了联合国的原则。 我们除了坚持《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原则之外，别无他途。 联合国和安理会不能也不应容忍在先发制人或预防措施的借口下对这些原则的赤裸裸侵犯。

由于这些理由，菲律宾坚决支持赞比亚政府向安理会提出的建议和行动步骤。我们特别要求所有南非部队立即撤出赞比亚领土，南非从此停止侵犯赞比亚的领空，并严格尊重赞比亚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认为也必须要求南非停止其对其他前线国家的侵犯行动。 应该警告南非，如果继续坚持采取这些行动，它将会受到安全理事会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制裁措施。

这是一个不能拖延的紧急问题。 安理会如果再不果断采取行动，那就每时每刻都会造成对赞比亚人民的危害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立即制止南非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神圣原则、对赞比亚共和国及其邻国人民进行的侵害。

主席：谢谢菲律宾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印度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会议桌就座发言。

米什拉先生（印度）：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印度代表团感谢你，并且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其他成员使我有机会就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共和国的侵略行为所引起的严重局势向安理会发言。

安全理事会在过去几年已经几次审议了南非对赞比亚、安哥拉和其他非洲主权国的暴行。安理会已通过决议，谴责这种侵略攻击，认为是明目张胆地侵犯那些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南非部队和飞机最近在赞比亚的塞谢凯和塞南加地区进行的军事挑衅行动，不仅显示出比勒陀利亚的暴行特征——这种暴行违反了国与国之间文明关系的一切规范，典型地反映出种族隔离的政治心理，而且也说明了南非统治者面对着世界那个地区事态的迅速发展所表现的新的顽强态度以及进一步企图阻挡南部非洲不可抗拒的历史转变的潮流。

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政治和法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委员卡曼加先生阁下已于4月10日向我们详细叙述了种族主义者对无辜的赞比亚平民，包括儿童所犯的血腥暴行，这些无辜的平民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军事和政治战略人员无法无天的行动的受害者。我们不能把这一连串的侵略南部非洲前线国家的持续行动单独看作是国家恐怖主义的个别行为。这些行动是一个更大阴谋的一部分。

虽然邻近的津巴布韦的政治发展应该使比勒陀利亚的现政权有足够的理由谨慎行事，并重新彻底考虑是否应该继续推行它过时的政策和策略，可是南非最近的行动却证明它是顽冥不灵的。南非在纳米比亚的行动，特别是它对政治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计划的继续阻挠，不仅完全暴露了它的真正意图——就是要用一切可能手段继续维持它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以及继续对纳米比亚人民和资源的殖民剥削——而且看来比勒陀利亚政权并未放弃企图在该地区恢复依赖比勒陀利亚的卫星国的构想，其目的是要保障该地区的种族主义少数渣滓。应该从这种关系来看它目前的行动。

(印度)

如果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显示南非的轻蔑意图，则其加紧活动以取得核武器就该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南非的目的显然是要用它的军事威力，包括其核子能力来作为勒索和恐吓非洲的手段，使非洲放弃对该地区被压迫人民的支持。就此而言，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大会第34/93号决议内关于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决定，以及大会上届常会所通过的第34/92号决议内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那些决定。

大家都很清楚，是因为南非享有来自许多地方的持续经济、财政和其他支持，帮助它建立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它才得以推行侵略政策。

安全理事会有庄严的责任去制止南非的侵略行为及其颠覆非洲的独立前线国家的企图。《宪章》对于处理这种情况的方法是非常明确的。南非对邻国的侵略，它的种族隔离政策，它对纳米比亚资源的掠夺以及它对非洲人们基本人类尊严的侵犯，在在都应受到安理会的制裁，正如它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应有的制裁。为谴责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行为，我们坚决支持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要求，即安全理事会应根据《宪章》所赋予的职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消除因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及其对独立的非洲国家的侵略行动而形成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在目前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应采取紧急行动，以最强烈的措词谴责南非对赞比亚共和国的侵略。安理会应要求南非政府立即停止对赞比亚的一切侵略和挑衅行为，并从赞比亚领土撤出其所有武装部队。南非应严格尊重邻近的非洲独立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不再利用它非法占领的领土、纳米比亚、来对赞比亚或其他邻国发动侵略。应该让比勒陀利亚政权知道，如果它再有任何侵略行动，安全理事会将立刻采取《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强制行动来对付它。安理会应紧急请求所有会员国对赞比亚政府和人民以及其他前线国家提供必要援助，以加强它们的防卫能力，抵抗南非一再进行的这种蛮横挑衅。

(印度)

赞比亚人民已长期忍受了比勒陀利亚的挑衅。经济困难所造成的日常牺牲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来自边界另一方的威胁是他们为了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而被要求付出的代价。安全理事会应彻底全面地审议这个严重威胁该地区和平与安定的事态，我们希望安理会将不辜负赞比亚人民的期望，并使他们对安理会的信心不致落空。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尼日利亚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克拉克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首先对于你给我这一机会，使我能在您主持下的安全理事会举行这一极其重要的会议时发言，表示深切感激。您本人杰出、有名的声誉和贵国——墨西哥——在当今世界所起的关键作用，是安理会议程项目上的议题得到公正处理的可靠保证。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策划的对赞比亚的侵略行动的时机是极其愚蠢的。这一事件发生在津巴布韦走向自由和独立的前夕，在那里津巴布韦人民和赞比亚的英勇流血牺牲取得了胜利，南非的政策遭到了空前的惨败。这种行动实在是穷凶极恶的暴行。南非外交和情报部长于1980年4月10日给您的信中提到的为这次行动辩解的骗人借口，使人们联想起该政权过去妄图阻止南部非洲的历史潮流、制止南非自由地区的扩展和无视联合国，但都只是白费心机。

赞比亚控诉南非的侵略、恫吓和骚扰，已证明是无可怀疑的。赞比亚代表——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鲁本·卡曼加先生昨天在他的证据充分的发言中表明，在过去数年中，赞比亚一直是南非侵略的受害者。尼日利亚强烈谴责南非对尼日利亚的兄弟国家——赞比亚——的侵略行动。对此，我忆及安全理事会的第455（1979）号决议。在此决议中，安全理事会不仅强烈谴责了南罗西亚的非法政权和南非对赞比亚的无耻的侵略行为，而且还要求对赞比亚因这次侵略行动中而遭受的损失给予充分赔偿。最近的行动已使局势更形恶化。

(尼日利亚)

南非的外交和情告部长博塔先生甚至承认，他的政权曾对并将继续对赞比亚采取侵略行动。 安全理事会决不能无视南非当局这一挑战性的威胁。 在我早先提及的南非部长给您的信中，该部长说：

“ 因此（ 南非 ）不得不对来自赞比亚领土的侵略采取防御性行动，南非的行动是直接针对这些恐怖主义活动所造成的威胁的。 它们的对象完全是那些发动侵略的份子而不是有关的国家或它们的公民。 赞比亚必须对容许恐怖份子在它领土内建立庇护所，和从这些地方展开活动负全部责任”。(S/13886，附件，英文本第 1 页)。

好象承认这些预谋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侵略行为，承认顽固推行罪恶的“ 穷追 ”主义，以及承认自揽保护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 南非仍在继续非法窃占纳米比亚领土 ）的挑衅还不够，该部长还继续用威胁性的语气对安全理事会执行其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的职权，表示异议。 他说：

“ 赞比亚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显然是要在南非对 1980 年 3 月 31 日秘书长关于西南非洲谈判的报告（ S/13862 ）作出答复以前，先发制人 ”（ 同上 ）

津巴布韦民主运动的胜利完全动摇了南非得意洋洋的气焰。 这一胜利打破了南非有对付其境内的解放斗争和决定前线国家命运（ 津巴布韦现已成为前线国家的一个前卫成员 ）的强大军事力量的虚假形象，也打破了那种将南非算在内，而将整个非洲大陆排除在外的所谓西方安全和防御系统的概念。 它彻底埋葬了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在非洲的残存的美梦。

因此，我愿大胆地建议，应该探讨问题的三个根本方面。 第一，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现在审议中的南非所采取的行动是对和平的威胁，是破坏和平的行为，也是《 联合国宪章 》第 39 条所指说的侵略行为。 因此，安全理事会应该立即采取

果断行动，防止局势的继续恶化。它应强烈谴责南非的侵略行动。安理会应该要求南非部队立即和无条件地撤出赞比亚的领土；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南非再对赞比亚采取其他侵略行动；应要求南非充分赔偿赞比亚所遭受的损失。南非毕竟已接受了对其所采取的行动的责任。南非一定要赔偿损失，不能让它逃脱其罪恶行径的责任。因此，值此赞比亚遭受苦难之际，尼日利亚将坚决支持赞比亚，并将尽一切力量帮助它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二，按照《宪章》，安全理事会应承担全部责任，对付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顽固态度。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洲民组）叫作“一个恐怖主义组织”，那完全是胡说八道。西南非洲民组经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130多个国家承认为一个真正的解放运动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因此，该组织要求纳米比亚独立的权利及其运用一切方式、包括在充分的国际支援下进行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这项要求的权利，是不容置疑的。

但更重要的是，安理会对其自己的权力及其执行自己决议的决心的认识。安理会已就下列事项通过了几个决议：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法律责任；纳米比亚人民实行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执行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任务，以及保证纳米比亚早日达成独立。南非声称赞比亚的控诉将会为秘书长目前执行安理会决议的努力带来困难，这种辩解是十分离谱，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必须要加以拒绝。其实，尼日利亚认为，同南非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谈判已经拖延太久了。南非把谈判看成儿戏。

有些人认为，特别是在南非在津巴布韦失败后，应该给南非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谈判，这种说法完全是在为魔鬼辩护。南非占领和剥削纳米比亚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将安全理事会的意志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洲人组）的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挫败南非的政策。

(尼日利亚)

安全理事会应该考虑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对非洲、特别是对前线国家、的和平与安定所带来的后果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安全理事会自1960年4月1日通过其134(1960)号决议以来就一直考虑到种族隔离是对国际和平的威胁；安理会认识到南非加紧储存武器和最近取得核武器能力，都将用以推行其种族主义政策。安理会一再重申，它完全反对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并屡次谴责南非武装入侵安哥拉、赞比亚、津巴布韦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及其对这些国家采取的侵略行动。

到目前为止，安全理事会在执行其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决议所采取的有实际意义的具体措施只是通过了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决议。但那是在1963年，是17年以前的事了。从那时以后，南非通过与联合国、甚至安理会的某些重要成员国的勾结，通过对南非共和国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剥削和掠夺，已获取了更多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并加强了它的战争机器。结果它已狂妄到可以进行军事冒险，并公然向其非洲邻国发出战争的叫嚣。最近的一次战争叫嚣是针对莫桑比克的。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及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社会最近提请人们注意，南非现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已比1963年宣布武器禁运时更为严重。事实上，正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的时候，就已有报告说，南非动员了军队并部署在莫桑比克、津巴布韦、赞比亚和安哥拉的边界。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南非部队凭借其飞机和重型装备，使其为数不多的部队可以在很广阔的地区迅速移动，以照顾其偏远的战略据点，而这些部队作战的能力有赖于石油的供应。

最近，由荷兰南部非洲问题委员会和凯罗斯(Kairo)工作组同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于1980年3月14日至16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了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的国际讨论会，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些事实。讨论会宣布，由于南非能够使其镇压人民的战争机器得到足够燃料，才使它能够继续推行其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和侵略邻国的政策。因此，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是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

(尼日利亚)

我愿向安理会提出请安理会向南非实行全面禁运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建议，并请安理会立即审议这项建议，作为对赞比亚最近所受苦难的申诉的一点微小的贡献，同时也作为早就应该采取的消灭种族隔离国际行动和支持南非及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组成部分。 这种行动将能增强已经在实行的武器禁运。 这一决定不但会在非洲受到欢迎，而且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 它将恢复安理会作为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机构的威望和信誉。 实施禁运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主要的石油生产国，包括所有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和您、主席先生、自己的伟大国家，都早已禁止向南非出售石油。

我提议采取这样的决定，目的是要鼓励所有国家立即采取法律、行政和其他有效措施，实行石油禁运，包括对那些违反决定牟取“肮脏利润”的公司和油船商施行严格的处罚办法。 最近关于油船载运石油出入非洲海岸的故事听起来可以象百慕大三角神话的发展一样有趣，但是这些故事使关心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和爱好自由的所有有良心的人们都感到不安。 必须在时机尚未太晚的时候，刹住南非对非洲和平——其实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圭亚那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辛克莱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我感谢您，并通过您感谢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允许我国代表团就赞比亚控诉南非的问题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主席先生，我要告诉您，圭亚那对其代表团能在您主持下的安全理事会发言，感到特别骄傲和满意。 这并不只是按照惯例讲些客套话。 您所代表的是一个拉丁美洲兄弟国家，其历史及其对拉美的政治和经济解放的一贯贡献，值得我们那个地区感到自豪。 圭亚那同贵国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您的众所周知的经验和外交才干使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四月份的讨论定将会取得积极的成果。

(圭亚那)

您是在我们那个地区另一个国家——牙买加——的米尔斯大使之后接任安理会主席的。圭亚那与牙买加在历史和文化上都有密切关系。因此，我要非常高兴地赞誉米尔斯大使在三月份处理安理会的事务时所表现的效率和才能。

当国际社会正兴高彩烈地庆祝独立的津巴布韦诞生的时候，你开始主持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的反动力量拼命挣扎阻挠这个国家的诞生，并阻止津巴布韦人民走向自由，安理会自己曾目击此种情景，并辛勤地工作了无数小时。

当我们如此兴高彩烈的时候，安理会又不得不集会听取一个为津巴布韦的最终自由付出了巨大人力和物力的一个前线国家——赞比亚——对南非的控诉。这是一种最残酷的讽刺。

长期以来，圭亚那一直赞赏赞比亚政府和人民的勇敢、坚毅和不可动摇的精神。尽管他们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他们始终坚定地站在原则、自由和正义一边。

对目前出现的这种局势，尽管带有讽刺性，但是人们并不感到奇怪。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心目中，种族隔离的防御圈主要依靠下列二个孪生基础：葡萄牙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继续存在和站在南非一边的强大和有影响的国家愿意为了维护它们在这个地区的国家利益和利润而不顾原则，为了其心目中的经济利益和全球军事需要而牺牲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人民的胜利、最近津巴布韦人民的胜利、纳米比亚解放力量的加强和南非本身被压迫人民政治反抗的加强，都帮助打乱了比勒陀利亚策略理论家的如意算盘。

人们清楚地看到，津巴布韦人民的胜利使自由的劲风更加逼近南非。长期以来被索尔兹伯里压迫势力所践踏的正义终于获得胜利，现在已威临林波波河两岸。正是这种前景，使南非作出了一系列侵犯独立和不结盟国家、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拼命挣扎的反应。对此，不结盟的赞比亚的代表已于昨天下午在安理会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南非采取这些行动，是企图使赞比亚在南部非洲解放的进程中

(圭亚那)

起不了作用，使赞比亚人民恐惧。这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而采用的政治威吓的一种外部表现。制造恐惧、威吓和侵略都是南非政府所施展的伎俩的重要部分，是南非白人经济优势的基础。南非黑人和纳米比亚人每天都生活在这种恐惧、威吓和侵略的环境之中。

赞比亚人民和领土所受到的这种长期不断和无缘无故的进攻，一定会引起兄弟国家、非洲人民以及全世界进步力量的义愤。我国代表团对这些行动极为关切，并愿同大家一起谴责这些行动。

我国代表团还愿提到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的另外一个方面，即南非公然无忌地滥用法律上应属联合国负责的一个领土，作为它侵略邻国的跳板。对这种行为，安全理事会必须严正地加以谴责。

赞比亚执政党、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成员鲁本·卡曼加阁下出席我们会议，就足可证明南非猖狂地武装进攻赞比亚所造成的局势的严重性，和同其他小国一样，赞比亚寄希望于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信念。因此，安理会特别有责任无负于这种对安理会的效能和威望的信念。安理会必须要求南非立即从赞比亚撤走其全部部队并立即停止干预和干涉赞比亚的内部事务。在这方面，南非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主要西方盟国应担负特别责任，因为它们通过与南非的积极勾结支援并维持了种族隔离制度，也就是博塔不惜一切代价要加以维持的制度。我国代表团吁请这些盟国运用它们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必然有的影响力，促请比勒陀利亚立即从赞比亚领土撤走他们的部队，尊重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停止对赞比亚的一切侵略行为。

圭亚那重申同赞比亚政府和人民的团结，支持他们为彻底摆脱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的暴行而作出的努力。这对我们来说，是当然的事。基于感情和相互了解而存在的牢固联系，把赞比亚人民和圭亚那人连结在一起，那是因为我们共同的祖先和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共同的历史。我们两国人民在全面发展的持续斗争中，使这种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圭亚那)

我们衷心希望爱好和平、甘愿为南部非洲解放事业出力的赞比亚人民很快就能再次在无须害怕外来侵略和干涉、并保有其领土完整的情况下，致力于其自己国内的发展。

主席：我感谢圭亚那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讲的友好的话。

我现在以墨西哥代表的身分发言。

安全理事会又一次被迫审议南非对国际和平及安全所造成的严重威胁。然而，引致最近这些袭击和以前的侵略行为的情况，却有明显不同。

南非周围的白人优势地带已经消失。在同非洲大陆最后一个种族主义堡垒的战斗中，独立非洲几乎已在所有战场都取得了胜利。

从十八世纪末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的政治非殖民化运动已接近尾声。殖民主义最深的战壕之一是在南部非洲。然而，由于决心赢得独立的人们不懈努力和联合国的不断支持，近年来，局势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不久前还自以为受少数派或公开的殖民主义政权统治的一些国家所形成的地带保护的南非，现在已经是自由人民的邻邦了。

津巴布韦——开始是起义后是通过谈判——的胜利给南非的少数种族主义者造成了真正的创伤，并且使这一建立在剥削和非正义基础上的制度更加感到不安全。同时，南非内部被隔离的多数人的政治觉悟和反抗已经加强，这就动摇了比勒陀利亚政府的行动能力和它的合法性。

正因如此，保护前线国家的主权，就是加紧孤立南非政权，迫使其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所一再谴责的政策和作法。

内部的反抗和在区域内的孤立使南非的制度变得更加顽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人们所预想不到的局势，安全理事会现在必须有所准备，以有力和坚定的行动来应付这种情况。

(主席)

袭击赞比亚的事件，应予谴责的自一点：它构成武装侵略；它证实了南非在其暗藏盟友的援助下，决心抗拒任何改变，并维持其无可接受的特权结构。

南部非洲其他国家向世界树立的平等、自由和自决的样板以及南非被压迫人民内部扎根很深的政治团结，明显地鼓舞着他们争取自己权利的要求。

国际社会必须明确地同这场冲突的一方站在一起：即站在无畏地捍卫本组织赖以存在的基本价值的一方。

赞比亚代表昨天所列举的无数侵略行为足以表明，比勒陀利亚政权决心继续加强其军事力量和可以找到的支持，以便反对其邻国和阻止那个地区的变革。

因此，有必要按照最大的历史责任感行事。事情很清楚，南非如果得不到使它维持一支战斗力强而又现代化的军队的重大外来支持，根本就不可能采取这些侵略行动。

南非政权受到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谴责，为平等和独立的国家所包围，它所剩下的只有发动战争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它仍然得以威胁和进攻别的国家并无视联合国的各项决定。

尽管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规定对南非政权实行武器和有关物资的强制性禁运，但是，该政权仍然可以得到必需的元件，使其部队得以继续对象赞比亚人民那样的手无寸铁的人民进行轰炸和侵略。

安理会的成员都很清楚，已经有许多次破坏禁运的事件。这些事件危害到国际和平及安全，而且如我们所知，也造成了一些人的伤亡。

我国代表团认为，所有国家、单只是为了它们是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那些投票赞成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国家，必须确保遵守这一禁运的规定，并避免涉及任何互相勾结违反禁运的行为。

(主席)

我们相信，尊重我们即将投票表决（我国代表团将投赞成票）的文件，也就是表示所有国家都须严格遵守对南非实行的武器禁运，并堵绝足可鼓励侵略的各种公开或秘密的通道。

违反本组织《宪章》的情事愈多，无视安理会决议的情事愈多，就愈有理由使人们怀疑我们的行动的效益。

对我们现在审议的问题，需要有真正能反映本机构成员的政治意志的一致意见。这样才能使多少年来的斗争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结合起来，使希望能够实现。

我现在恢复的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份讲话。

我的了解是，安理会现在准备将面前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把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因为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现在把 S/13887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孟加拉国、中国、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牙买加、墨西哥、尼日尔、挪威、菲律宾、葡萄牙、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赞比亚。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5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决议草案已获得通过，成为第466(1980)号决议。

曼斯菲尔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高兴地祝贺您担任现在的职务。您的能力和才智明显地显示您出任艰巨，定能胜任愉快。

我国代表团愿在此对您的前任、牙买加的米尔斯大使、英联邦成员国的一位有才干的代表、表示赞赏。 他干练地指导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联合王国)

我还愿借此机会最热烈地欢迎尊敬的鲁本·卡曼加出席安理会。我们昨天已听取了他的重要的发言。

如所周知，联合王国坚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在卢萨卡举行的英联邦会议上开始的艰辛和微妙的工作，将于下周以庆祝津巴布韦独立而宣告结束。由此可见，只要所有有关各方都能有耐心和决心，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对赞比亚人民在罗得西亚政权非法存在的岁月所遭受的长时间的苦难，深表同情。那种特有的苦难终于在会议桌上宣告结束。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同我们的五个同伴国一起确保纳米比亚问题也将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获得解决。我国政府拒绝指说我国在这一方面态度模棱和缺少决心的批评。罗得西亚问题的结局就足以驳斥这种指责。

赞比亚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无可避免地牵连入过去罗得西亚的争端和至今仍待解决的纳米比亚的争端。必须结束赞比亚人民的苦难。对来自任何方面的袭击和暴力，我们都感到痛心。对赞比亚采取军事行动是不正当的，我们要加以谴责。我们要求南非立即撤出它在赞比亚的一切军队，并在今后尊重赞比亚的领土完整。可是，必须制止暴力的循环。我们相信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尽早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我们支持处于苦难中的赞比亚。南非的武装入侵给赞比亚的无辜人民带来了死亡，并造成了财产损失，无疑地也违反了赞比亚的主权。决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同纳米比亚有关的任何暴力升级，不论是在纳米比亚还是在其邻国，都是令人痛心的。我们吁请所有各方力行克制，并重申支持秘书长在今年早些时候提出的要求各方力行克制的呼吁。

我现在就刚才通过的决议发表一点意见。我想重申联合王国常驻代表于1979年11月2日在对安全理事会第454(1979)号决议解释投票时所说的话。他说：

(联合王国)

“ 只有在安理会以协商一致意见为基础采取行动的时候,才会发生效用。 使安理会意见分歧的决议,即使得到通过,也很少能导致实际行动。” (S/PV. 2170, 英文本第 47 页) 。

我非常欣赏赞比亚代表团,尤其是赞比亚常驻代表,同安理会成员进行磋商,以求安全理事会能发出一致的信号。 我国代表团非常同意这样的作法。

由于这些努力,我国代表团能够支持刚才所通过的决议。 然而,我们必须说明,这并不意味我们已同意安理会在今后采取任何特定的行动。

主席: 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讲的友好的话。

麦克亨利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自你就任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安理会讲话,我要借此机会对你和你的前任主持安理会的工作,表示祝贺。

我们今天审议的是很严重的局势。联合国宪章中所包含的原则,没有一项比一切国家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对维持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更为基本和重要。赞比亚政府已经通知安理会,这项基本原则已一再受到违反,而且仍在继续受到违反。

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可以简单地表述出来。南非对赞比亚的军事行动是没有理由的。这些行动违反了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法治和友好。因此,美国支持刚才表决的决议草案。我们要求南非立即从赞比亚撤出其军队,并在今后尊重赞比亚的领土完整。

我们大家应该认识到,南非的行动实际上是不断升级的暴力循环的一部分,其根源是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仍然未能就纳米比亚问题达成一项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加紧努力。南非可以及早明确地对秘书长最近的报告作出肯定的响应,帮助寻求一项解决办法。这样将能有助于尽早于在纳米比亚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也可以在目前这个紧急时刻力行克制,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从而帮助结束这种暴力循环。

(美国)

赞比亚承受南部非洲区域性动乱的重担已经太久了。随着津巴布韦的独立，赞比亚盼望有和平与繁荣的岁月，不再有过去的莫测风险，也无须再有所牺牲。这是赞比亚的权利，也是每一个国家应有的权利。

美国曾单独地并同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及联合王国一起，一再要求南非自行克制，也要求西南非民组也同样地自行克制，让我们为纳米比亚冲突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今天重申这项要求，并重申我们将为寻求一项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而努力。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纳米比亚及其所有邻国的持久和平。

主席：谢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主席先生，这是我这个月第一次讲话，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

贵国仅在三个月以前才在安理会取得席位。但我们已有好几次有机会在这个特别敏感和忧患的期间认识到你的才干和人品。我们知道你的外交才能，深信你必将能坚定地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内指导安理会的辩论。

我还想向你的前任，牙买加常驻代表唐纳德·米尔先生阁下表示敬意，在他三月份担任主席期间，他干练有为地指导了我们的活动。他在更早的任期内就已表现了他的本领，我们这里好几位同事对此都还记忆犹新。

昨天开始的辩论，使我们能够听到专程来自卢萨卡的代表团长鲁本·卡曼加先生阁下的发言，提出赞比亚对南非的控诉。我首先要欢迎他来到纽约，而且向他保证我们对他的了解。法国代表团十分注意地倾听了他的证言，证实南非军队已经武装入侵赞比亚领土，造成了死亡和大量的破坏。

法国谴责、并要求立即停止这些暴力行为。法国代表团想借此机会再次表达它对赞比亚政府和人民的同情。赞比亚在因罗得西亚冲突而挑起的战斗中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应该是它的经受苦难的人民享有和平生活、并为未来建设的时候了。

(法国)

应该说明，法国谴责一国对其邻国发动进攻，不管是以何种借口，也谴责使用暴力，特别是军事暴力，以之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手段。对我们来说，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生活的不变原则之一。

此外，在目前情况下，南非的进攻显然已使实现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倡议严重地复杂化了。这就再次证明——难道还需要证明——这样的一项解决办法对南部非洲的安定与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法国同其四个西方伙伴一样，在所有真诚地致力于为这个问题寻求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的国家的协助下，将不遗余力地为达成那个目标而努力。我们吁请所有有关各方都自行克制，并为达成这样的解决创造条件。

至于向我们提出的决议草案，法国代表团赞同其精神和愿望；我们同意它所反映的关注和所设的目标，特别是需要永远停止对赞比亚的进攻。因此，我们将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的案文。

安理会的决议经全体一致通过，就具有更大的意义和权威，这一点难道还需要在这里多作说明吗？

最后，法国代表团愿赞许赞比亚代表团在安理会同其伙伴协商、并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的做法。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对我个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卡曼加先生（赞比亚）：我请求允许在此时发言，仅仅是为了向你，主席先生，以及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国一致通过关于赞比亚对南非的控诉的第466(1980)号决议，表示赞比亚代表团的衷心感谢。

赞比亚代表团由于安理会的积极行动而受到鼓舞，这是因为了解我们正因南非的侵略行动而经受到各种困难和问题，所以也是支持赞比亚的一种表示。赞比亚代表团希望并预期南非会响应安全理事会的呼吁，立即从我国撤出全部军队，停止侵犯我国的领空，并严格尊重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赞比亚)

如果南非不遵行，那就只会促成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对此，我们认真地对待该决议执行部分第三段中所载对南非的警告，即如果再有对赞比亚共和国的任何军事入侵，安全理事会将召开会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包括其中的第七章，考虑采取进一步的适当行动。

我不想多用安全理事会的时间，但请允许我最后再次对安全理事会表示赞比亚代表团的感谢，不仅感谢它紧急响应了赞比亚提出的立即召开安理会会议的请求，也感谢它对我们的请求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主席：安全理事会已经结束对这个项目的现阶段的审议。

下午 9 时散会